

# 感受诺贝尔的魅力

■文/施云桂

清晨,彩霞满天,我站在邮轮甲板上观赏波罗的海风光。斯德哥尔摩码头越来越近,高大的灯箱上诺贝尔巨幅照片和醒目大字——“WELCOME TO MY HOMETOWN!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映入眼帘。船还没靠岸,我们已经感受到诺贝尔的魅力了。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1833年10月21日出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9岁时举家搬迁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后来仅在晚年回瑞典居住过很短时间,多数时间都游走于欧美各国,直至1896年12月10日病逝于意大利圣雷莫市。诺贝尔不仅是出色的化学家,还是成功的企业家,根据其遗嘱所设的诺贝尔奖,作为奖励科学工作者的基金,分设物理、化学、医学、文学、和平5个奖项,以基金利息或投资收益授予前一年世界上在这些领域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人。

诺贝尔奖现已成为世界上影

响力最大的奖项,更成为瑞典的“国家名片”。

在斯德哥尔摩卡罗琳斯卡医学院附近一个简洁肃穆的公墓,我们拜谒了诺贝尔墓。墓碑高约3米,正面刻有“Nobel”和生卒年月的金字。碑上没有诺贝尔的肖像,没有浮华的雕饰,也没有记录他在人类历史上写下的辉煌。墓碑右侧插着编号牌:170/1678,周围是10棵高高的柏树。我们静静地缅怀安睡在这里的伟人,想起他生前曾说过的话:“我更关心生者的肚皮,而不是以纪念碑的形式对死者的缅怀。”内心深处被这种无私的情怀而震撼。

斯德哥尔摩皇家音乐厅如同一座艺术陈列馆,典雅的壁灯、精美的雕塑和绘画,显示出一种非凡的气派。这里是瑞典皇家爱乐交响乐团的演出场地,大厅内1800个座位全部用鲜红色的绒布包裹,整洁而庄严。从1901年开始,每年的

12月10日在这里举行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瑞典广播、电视向全球直播这一盛典,吸引了全世界无数人的目光和议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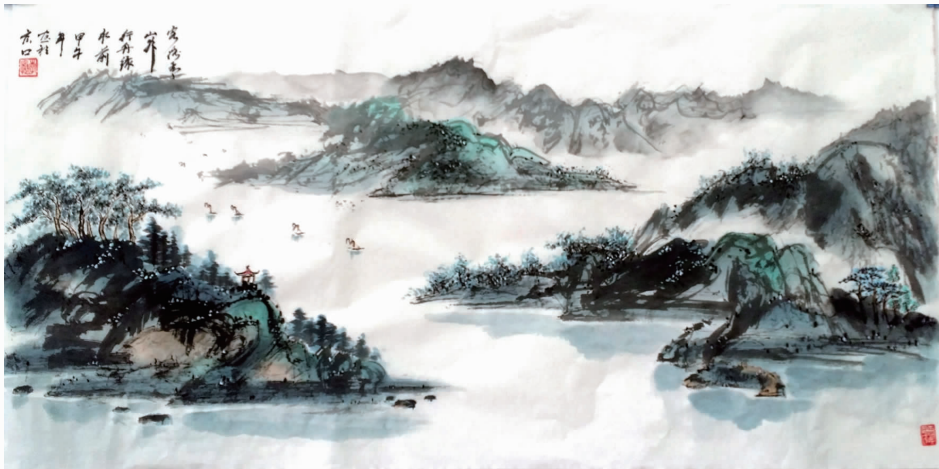
红砖外墙的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位于梅拉伦湖畔,整幢建筑宏伟壮观,是具有瑞典民族浪漫风格的建筑,也是瑞典的标志。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当晚,瑞典国王、王后和各方贵宾齐聚于此,为诺贝尔得主们举行热烈隆重的晚宴,规模之宏大,气氛之热烈,举世闻名。

诺贝尔博物馆与瑞典王宫仅一步之遥,馆内重点介绍的是诺贝尔奖,700余名历届诺贝尔奖得主的照片悬挂于顶棚专门铺设的轨道上,每天开馆后便不停地转动。场馆中央有6座小型展示台,摆放着获奖者的照片及他们的简历,展示台后面是10座纪念碑,将诺贝尔奖按每10年一组介绍给观众。全世界来这里参观的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

我们驱车来到斯德哥尔摩以西约200公里的卡尔斯库加白桦山庄,参观诺贝尔故居。1894年诺贝尔决定叶落归根,回瑞典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在卡尔斯库加买下一家濒临倒闭的军工厂,改造成住宅,还建造了实验室,希望能有新的发明奉献给自己的祖国。可仅仅过了两年,就因健康原因不得不搬到气候温润的意大利居住,白桦山庄成了唯一保存完整的诺贝尔故居。1975年这里建立了诺贝尔纪念馆,专门陈列诺贝尔一生获得的技术发明专利证书和奖章,他的遗嘱复制件也保存在这里。现在,白桦山庄成了世界级学术活动的中心,每年有多场学术研讨会在这里举行,各国科学家也都乐于汇聚此地,探讨各领域新的科学课题,表达对诺贝尔“科学造福人类”思想的敬意。

瑞典拥有诺贝尔无疑是幸运的。世界因诺贝尔把目光聚焦于瑞典,亦因诺贝尔奖吸引着众多顶尖级科学家到瑞典进行学术交流,从而促进了瑞典和全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

在瑞典访问,感受诺贝尔的魅力,我不由自主地产生这样的错觉:我们是在瑞典找到了诺贝尔?还是追随着诺贝尔来到了瑞典?漫步在斯德哥尔摩的大街小巷,诺贝尔几乎无处不在,与诺贝尔有关的物件随处可见,小到纪念章和明信片,大到雕像和巨型广告牌……



国画 李恒

视觉印象  
shi jue yin xiang

## 雨中漫步仰山栈桥

■文/徐翱

暮春的雨天,气温下降了几度,空气新鲜,感觉了些许清凉。这时撑着一把雨伞,漫步仰山栈桥,几分淡定,几分闲致,有着一别样心情。

栈桥上,只有我一人。曾经的大江恢宏,嬗变为北湖的柔美,湖水中寻寻觅觅的野鸭和岸边树丛里叽叽喳喳的鸟们没有片刻的消停,宣示着大千世界的灵动。周边的树们、花们、草们早已茁壮起来,虽然它们也还寂寞。烟雨朦胧,似神秘的面纱,遮盖着这山,这水,这桥,渺茫得让人神驰,让人心颤。屏息凝神,仿佛置身于远古旷世的历史画卷,亲历着“天下大和,百姓无事”的太平盛典;侧耳倾听,雨的飘落,疑为天籟之音,分明有着先哲们的对话,诗吟得神嚎鬼哭,文惊得地老天荒。

雨天漫步,那雨须是不能太大的,毛毛细雨,刚刚可以湿润了大地,最是恰到好处,偶尔也有雨点如豆,可还稀疏,也无妨。雨,似乎能读懂我的心思,静静的,悄悄的,落在水面上,落在栈桥上,落在我的雨伞上,不曾打扰我自个儿的心境。

雨天漫步,当讲究一个“漫”字。漫步,乃无目的地,无拘无束,悠闲地走动。而散步却平添了几

多功利,至于暴走,那是极限运动的一种,那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走”之含义了,那是飞檐走壁之“走”,全不及一个“漫”字来得逍遥。

雨天漫步,自可放飞思绪,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像朱自清《荷塘月色》里说的,“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或人生苦短,感慨沧海桑田;或儿女情长,叹息惆怅无奈;最好的就是压根儿什么都不想,就像眼前这苍苍茫茫水,一片空白,似乎回到混沌初开,轻清上升,重浊下凝,自不必管它。是时双眸微闭,做深呼吸状,任由天地山水人融为一体,梦幻腾飞,羽化登仙,飘飘然遗世独立。

缓过神来,可继续深深地吸气,缓缓“嘘”出,尽情地疏肝理气吐故纳新;可倒走,对腰痛康复和减肥不无裨益,也不必担心碰撞到谁人;可闭上眼走一段“盲道”,丈量一下目测的距离,体验盲人生活的艰辛。当然,或引吭高歌或低声沉吟那也是极好的。苏东坡大江东去的豪放,柳三变浅斟低唱的婉约,都没人看你的洋相,也不必顾及平日里的形象。

仰山栈桥,九曲回转,三山尽

览。北固山触手可及,石壁嵯峨,山势险固,乱石嶙峋,横空出世,它依然挺立依然壮观,只是少了些许“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的期待。东边的焦山,隐约可见,那是扬子江水入海的去处,此刻已没有了往日里的气势,而焦光“三诏不起”的气节,则随江河永存。西边的金山,踪影依稀,法海老和尚一定还寂寞地坐镇在那里,却不见了白娘子的传奇。

北湖湖水,时而像一面镜片平平整整的,那是雨停了的时候;时而像一面轻微微抖动的巨幅幕布,那是毛毛细雨密密麻麻地下着;时而又像许许多多的顽童搅动着水面,那是豆大的雨点激起的一圈圈涟漪。

这山、这水、这桥是我一人的;这天空、这大地也是我一人的。

雨天漫步仰山栈桥,远离了尘世的繁华和喧嚣,远离了烦恼和苦恼,也远离了快乐和欣喜,只是淡淡地平添了一分清冷和寂寥,却多出了几分自由和神怡。

漫步,宜雨中,雨中漫步,独往胜;独往之地,宜去人远者,去人远者,有山水为伴又胜也。

注:北湖即金山湖,因为一开始冠名“北湖”,而且我喜欢它叫“北湖”。

## 白玉兰

■文/吕亚璟

清晨起床,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白玉兰。

一簇簇花儿包裹着那不太壮实但是够坚挺的玉兰枝,我的心中竟萌生了一种久违的激动。

记忆里窗前那棵白玉兰,不舍得在第一时间开放,所以我宁可欣赏桃花、梨花、桂花,也不愿意为这不知趣的花儿苦苦等待。但今晨,看了她那形似灯盏的花儿,在微微凉意的春风里,笑得那么灿烂、那么天真,绰约如少女不经世俗浸染的容颜!

胡杨坚毅不拔,白杨冷峻刚强,石壁垂松坚定不移……将这棵玉兰树移栽到酷热无水的沙漠、白雪皑皑的东北平原、冰冷坚硬的黄山石壁,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不同的环境造就不同的树种,荆棘人们可以用来做篱笆,于是便忘掉了它长刺的不好;山间无处不有的藤蔓,移栽到屋角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我们最不喜欢的田间杂草,依旧可以防风固沙。

此刻,最美的白玉兰,就在这里。